



又见炊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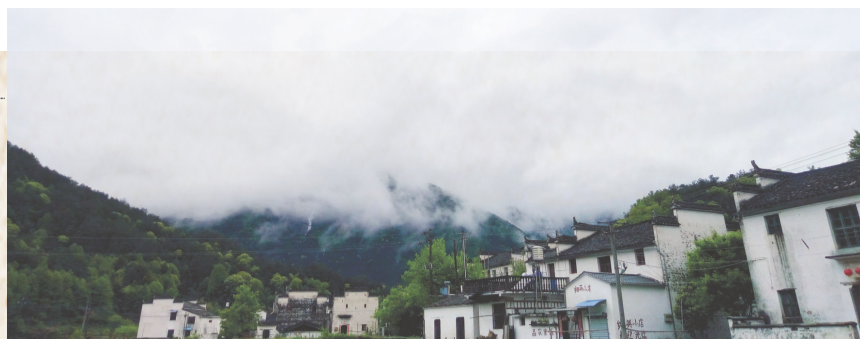
■ 黄山 崔志强

收看一档电视节目，蓦然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又见炊烟》，不禁触动我的思绪。

是啊，炊烟，这个蓝色的精灵，始终在记忆里盘桓不去，涂抹着或浓或淡的情绪。

在农村，每当晨曦绽露时分，这个精灵就开始水袖长舞，水墨写意。清浅的天光，给它添上朦胧的背景，宛如在仙境里舞蹈。如果有雾，炊烟和雾就水乳交融，就联袂共舞。有了炊烟袅绕，天空就不显得寂寥，村庄就不显得单调，秸秆和饭菜的香味就飘满村庄，这个乡村的早晨就充满迷人和温暖的的味道。

傍晚，炊烟又开始盛大演出。轻云似的晚霞为它浓妆淡抹，让它像出嫁的新娘，婀娜中多了妩媚和羞红。出门在外的人看到炊烟，觉得该回家了，该歇下犁铧，该收拾摊点，该牧鹅返归。小孩也停止了玩耍，渐渐散去，喊着“回家吃饭咯”。炊烟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远去的绿皮火车

■ 湖北十堰 夏飞雄

席慕容曾说过：“喜欢坐火车，喜欢一站一站地慢慢南下或北上，喜欢在旅途中的自己。”初二时，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合九”铁路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不久后，一条笔直的铁轨静卧于此，这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而言，无疑是一件十分稀奇的事儿。逢到周末，我便会准时行走于铁道线附近，等待那一趟趟南下的列车。一条条绿色的长龙从眼前呼啸而过，从远方来，又奔向更远的地方，带给我极大的神秘和诱惑，承载着我对远方无尽的向往。

高中毕业后，我终于第一次踏上绿皮火车，见证那最为纯粹的人间烟火气。每一节车厢就是一方乾坤，各色人物带着各种脚本穿行其中。白天，硬座车厢似乎永远无法和高冷联系起来。由于旅程漫长，时速缓慢，南来北往的旅客们慢慢卸下了防备之心，侃大山，聊家常，欢笑声在车厢内此起彼伏。有时，连见多识广的列车员也会不甘寂寞地加入闲侃的行列。这样的时刻一直持续到深夜，当黑夜吞噬大地，感到困乏的旅客们便会在铁轨的“咣当”声中沉沉睡去。漫画家丰子恺有一幅画叫《车厢社会》，我想，这说的就是绿皮火车上的人情味吧！

绿皮车上的食文化可谓五花八门。“香烟瓜子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推销食品的列车员反复的吆喝声不绝于耳，这是车厢内常见的一道风景线。除此之外，

雨天的炊烟是另一幅形景。淅淅沥沥的雨扯出一幅纱帘，隔帘眺望，炊烟更添一种朦胧和袅娜，宛如出浴的美人，宛如雨中的荷，或者流动的水墨画。

雪天的炊烟如净化般、洗涤过一样，纤尘不染，宛如来自天庭。像一首首纯洁的诗行，或者一曲曲蓝色的音乐，在雪白的纸笺上飘荡、洒落……

炊烟伴随着泥娃子的我成长，从童年到少年，从懵懂到读书，直至离家求学、工作，炊烟一直滋养我覆盖我，宛如我生长的另一种阳光和粮食。当炊烟与我愈来愈远时，炊烟就变成一种记忆驻进脑海。当夜晚静下思索，炊烟就是那轮月亮；当看到异乡的炊烟飘起时，心中就充满莫名的温暖，想到遥远的那座村庄。

炊烟不仅是一种烟气，炊烟在，说明村庄是活的。有了炊烟的覆盖，村庄就是一个温暖的所在。

炊烟，是一缕乡魂，总飘在游子的记忆里！

火车上的厨师们也会各显神通，现场制作出个性化口味的食物，比如道口烧鸡、川蜀风味等地方特色美食。都说味蕾识途，这些菜名经由列车播音员之口推荐后，总会在不经意间撩动家乡旅客的几许乡愁。

还有一趣，就是透过车窗欣赏外面的风景。车窗是活的画框，随着列车的飞驰，风景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切换到烟水葱绿的南国，从繁忙的城市切换到田野、山岗、河流、村道、孩子、云下的天际线等，如同一部部高帧数的电影，色彩瞬间变得生动鲜活起来。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绿皮火车上的那股人间烟火气，琐碎、零乱，却又无比真实，透着一股独有的气息。绿皮车伴行的日子里，当然也会浸透着些许辛酸，只不过，岁月的滤镜滤掉了灰暗的部分，留下的都是鲜丽的色彩罢了。

如今乘坐高铁，短短数小时的旅程，邻座来去匆匆，大部分旅客选择用手机打发无聊的时光。于是，我愈发怀念曾经在旧式火车上度过的“慢时光”。火车不断提速，甩掉了许多人、许多事。可是，走得太快，灵魂会跟不上；走得太快，会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所以，在庸常的生活中，慢下来吧，聊聊天，看看窗外的风景，享受一段与众不同的旅程。

冰上抽赶“懒老婆”

■ 山东青岛 杜浙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老家胶东农村念小学，一过立冬，打陀螺的好日子就来啦。当地管木制陀螺叫“懒老婆”，意即不赶不动；又称“木牛”。其为直溜硬木树枝锯成短截，在高矮方向中间稍偏下位置斲成约45度圆锥状，锯掉顶尖，钻上小于钢珠直径的半坑，再蘸在开水里烫涨，嵌进大小相应的钢珠，入木五分之三为最佳状态，冷却后收缩即紧固。

赶木牛的鞭杆不必过长，尺余足矣；但绳长需数倍于杆，以便在稍远处抽鞭。绳的材质最讲究，拿结实的窄布条编成鞭子，抽上去不至于轻飘飘。

只是乡间土路松软或泥泞，甚或坑洼不平；而到场园（用碌碡压平用来脱除谷物穗子或外壳的场地）里玩耍，大人嫌其被毁坏而“横加干涉”。于是乎，在冰上玩儿便成了一年中绝佳的时机和场所。当地农谚“三九四九冰上走”，在这黄金时段，我们一天到晚“泡”在离家不远的西湾冰面上。

玩的方式大抵有：鞭绳顺时针方向绕陀螺数圈，左手轻捏顶部，右手快速横向挑鞭杆，趁其转动抽上两下，如此连发五六个，在小范围活动，鞭子勤挥轻抽，看准的所有木牛持续转动时间最长。难度最大的是手持一丈来长的鞭子站在老远适当距离处，挥手抽鞭，鞭梢儿不远不近

不偏不倚，准确地落到正在旋转的陀螺侧旁，从而“给力”不让其停歇。

还有一种玩法儿，用力一鞭子把陀螺打到老远，紧接着跟过去；其中有“技术含量”的是，将几个陀螺接连打到不同方向，令其各自在原地转，这就需要不间断地东奔西窜，去“统筹兼顾”。记得有一回我与小夥伴躲闪不及互撞了仰八叉，幸亏都戴着厚棉帽子。如此远距离打来滑去地“自由活动”，不定什么时候又聚起来；分开又合，合久再分，总是没有尽兴的时候，几乎天天听见湾沿儿上吆喝：“要疯了怎么地？还不回家吃饭？”

当地冬天兴穿“呱哒子”，其为一种用河边蒲草晒干熏白而编制的草靴，底子是近一寸厚的木板，为使其与帮儿连结牢固，须用约两寸宽的鲜猪皮沿周围好，上面缝在蒲帮儿上，下边钉在木板侧面，因走起来声声作响，故名。每当去西湾，必定穿上这双“运动鞋”，木板跟冰面接触，摩擦系数可就小多了，稍微助跑，“欻——”地就到了木牛跟前，这便是我们得以驰骋冰面的缘故。

无奈好景不长，快到“五九六九河开看柳”之时，只好收好玩具，盼着下个冬天；而今这滑冰与玩陀螺“一体化”的乐趣，早已定格在犹新的记忆之中。

退伍时下了场大雪

■ 陕西西安 李勤安

又是一年退伍季。新兵入伍，老兵们依依不舍告别军营、告别第二故乡踏上回乡的路。从媒体上看到那些惜别的场景，不由得想起我30多年前退伍时的情景。

1989年2月12日，接到部队要求火速归队的加急电报，我正在家过年。军令如山不敢怠慢，急匆匆赶到部队才知道一年一度的复员开始。

我们这批兵本来年前的十月退伍，由于征兵改在春季相应推迟了四个多月。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听到马上就要离开还是感到突然。穿上新军装坐在到军营的火车上感到三年无比漫长，想着何时是个尽头？这才几天军旅生涯就要画上句号。岁月不居，时光飞逝。这话一点不假。

其时，卫生队包括队长在内的领导和一些弟兄还在阖家团圆，王副队长临时负责。没有像今天抖音上发的那个退伍仪式很强的那个桥段，只是通知到个人而已。要走的人了，王副队长还要求我站好最后一班岗，把你们几个复员弟兄的档案整理好。领导最后一次布置任务，自然痛快答应。因此，我这个文书兼军械员到临走的那天上午才把军械库的钥匙和单位的大印等交给临时指定的新兵。

给每个人写鉴定，填复员证……还要收拾自己行李，等忙完这些空闲下来明白真的要离开一时五味陈杂。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上交的雨衣、水壶等物品以遗失或损坏名义照价赔偿，尽量带回家在未来的日子继续陪伴。

终于到了要走的这天，头顶灰蒙蒙的，寒风打着旋儿横冲直撞，四周山坡上的树木毫无生机，悬挂着枝头的枯叶瑟瑟发抖。心里就想要是下场雪就好了，下场大雪就能在部队多呆上几天。真是想啥来啥！吃过午饭，风越来越大且寒气十足，厚厚的乌云要不是有山支撑就，压到地面，盼望的雪花飘飘洒洒光临大地。雪，越下越大。没过多长时间，道路消失，屋顶戴帽，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的真干净。要是往常，大伙早就吆吆喝喝拿出工具清扫道路，堆雪人儿了。这天特别，都沉浸在离别之中，没有像往常一样操起工具清理或者堆雪人，任由院子铺上厚厚的白雪。

这么大的雪，车走在弯曲起伏的山路实在危险，我们幻想上级下达指示留下来雪停再走。不少退伍老兵还感谢上苍的善解人意，帮我们可能多在部队停留一段。何况，过两天就是正月十五了，部队多过个元宵节也不错。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年前配发到部队的大巴车早已出动，一直穿梭在分散于山沟的连队接退伍老兵，只是大家忙着告别、合影、互留地址以后联系方便顾不上互通信息。吃完晚饭，大巴载着半车老兵到了我们这条沟。

上车前，送行的弟兄和我说再见，我故作轻松回答再也见不到了。大巴开动，靠窗的弟兄伸出半截身子拼命地摇着手，我不忍心看到这一幕低下了头。

一百多公里的山路，银白色的世界里，车子摇晃了一夜，等天亮了火车站……

离别的那场大雪给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每每遇到大雪纷飞都会想起退伍那天的情景。心，不由得飞向火热的军营……